

兰州市大法学员吴玉英看望亲戚 被邪党警察拦截

【明慧网】2021年10月12日，甘肃省兰州市大法学员吴玉英（女，78岁）与外甥一同去北京，看望其患病的妹妹，被中共邪党警察在兰州火车站拦截，并以其携带的MP3播放器里有大法修炼内容为由，将其扣押至13日凌晨三点。

期间，拿来各种表格，让吴玉英签名，都被吴玉英拒绝。于是警察说：“我替你签。”吴说：“那是你们的事，我不管。”可是，警察写的是吴玉英的名字，吴玉英问：“你怎么签我的名字？这不是做假吗？”于是，警察说：“那我就写当事人拒签。”

后来，警察把吴玉英拉到了一处地点（不知是什么机构），也没下车。之后，又拉到另一处，吴玉英在车里等了两个多小时，进到大楼里的两个警察才出来。吴玉英问：“小伙子（警察很年轻），怎么这么长时间？”警察说：“我们层层领导啊！挨了两个多小时的骂。”吴玉英说：“如果之前把我放了，不就没事了？”

这之后，半夜三点，吴玉英被警察送到了她的女儿家，北京没去成。

警察告知吴玉英：“对你拘留十天，在家执行。”

在整个过程中，吴玉英一直在给他们讲真相、劝善。◇

兰州监狱对七旬法轮功学员马和的残酷迫害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）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法轮功学员马和，今年71岁，二零一七年七月被绑架构陷，非法判刑四年，在兰州监狱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，每天不是遭打就是挨骂，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出狱回家。

被非法判刑四年

二零一七年七月，马和给中川镇住的出租屋的房东讲了大法真相，结果被房东诬告。七月二十二日，马和被中川镇派出所十几个警察绑架，铐在派出所的老虎凳上三十个小时。他们从马和的公交卡上找到了马和的地址，就给景泰县公安局打电话，景泰县国保大队长王存带着一男一女两个警察，把马和拉到景泰县看守所。看守所医生量马和的血压，高压190 mmHg，值班警察不收马和。王存说，先关一两天吧。

两个月后，景泰县法院开庭，也不通知马和的家人来。到了法院，马和问主审法官朱生凯为什么不告诉家人，朱生凯说，前天就给你女儿说了。法院给马和派了个律师，马和问律师，你能为我做无罪辩护吗？律师说不能。马和说那我就不要你给我辩护，我自己辩护。公诉人拿着马力元的材料念，马和说你们怎么满嘴胡说。朱生凯说那是马力元的，不是我的。

马和说炼法轮功没有罪，国家哪一条法律规定法轮功是×教？二零零零年中央办公厅、公安部认定的十四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，二零一四年又发布一次还是没有法轮功。你说法轮功是×教，有没有法律依据？你把法律拿出来看看。法轮功学员散发资料是合法的，你们是在执法犯法。

公诉人姓彭，是个女的，她说刑法第三百条里面包括法轮功。马

和说三百条中根本就没有“法轮功”三个字。开庭中间，马和血压升高，晕倒在法庭上，他们把马和送到中医院。马和一直要求女儿来见他，他们怕马和出事情，就把马和女儿叫来了。马和问女儿，今天开庭，朱生凯给你说了没有？女儿说，根本就没有说过。

马和问朱生凯，你们满嘴都是谎言，做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事，这就是你们说的“为人民服务”？朱生凯满脸通红，低着头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过了半个多月，他们怕马和又晕倒在法庭上，就在看守所开了个简易庭。一个星期后，他们给马和诬判四年。马和写了上诉，三个月后，中院裁定下来是维持原判。第三天就把马和挟持到兰州监狱，也不通知马和的家人。

在兰州监狱遭受种种残忍迫害

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日，马和被关进兰州监狱十一大队。当时马和血压高到低压110~120 mmHg，高压210~240 mmHg。监狱逼马和干剪绒毛的活，那年马和67岁，又是高血压，每天干十四、十五个小时，中午和晚上都加班。晚上回监室吃过晚饭，被强制坐小凳子迫害。别的犯人九点半睡觉，马和得坐到十点半才能休息。管生产的犯人叫赵明，每天晚上逼着马和转化，每天对马和不是打就是骂，从来没停止过。这样过了五个多月。

到二零一八年四月十日，就将马和关押到小号室，五个犯人包夹，要转化马和，二十四小时都戴着手铐。白天到车间去，干部办公室边有一个小库房，去了就将马和挂到自来水的管子上，包夹犯人轮着打、骂。马和的两条腿肿得裤子也穿不上。车间在四楼，下楼梯时，马和抱着楼梯扶手才能下来。蹲不下，一个月后大腿（见下页）



(接上页)还是青紫色的。来去的路上套着头套，满嘴的牙打得只剩下一颗了。不让马和上床睡。马和的血压一直是 240 mmHg，他们怕出事，七天七夜没让马和睡觉后，晚上只让马和睡三个小时。

管马和的警察有教导员郭丙奇、副教导员马志礼、中队长张玉泉、队长杨斌，在他们的授意下，包夹犯人就是打手。

十几天后，马志礼对包夹犯人说，马和脸色还有点红润，力度不够，再加点力。手铐和头套一个月后才去掉。每天在小库房强迫马和看污蔑大法的资料和录像。由于迫害，马和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了，耳朵也听不清声音了。就这样迫害一直持续到七月二十六日，酒泉挟持过来的大法学员马忠文没地方关，才把马和放到大号子里。

二零一九年上半年，马志礼不让马和走病号队，第二天马和还是走了病号队。上到车间，马志礼叫马和过去，把马和打倒在地，用脚踢，马和晕得起不来，过来两个队长把马和抬起来。不上一个月马志礼就遭到了报应，一个犯人把大便给他抹了一身，臭气熏天，名誉也臭了，没脸见人，听说后来调到女子监狱看大门了。

一次，马和没有完成生产任务（因为马和血压高、年龄大。全大队三百多人马和和马忠文岁数最

大，都是六十九岁），张玉泉、杨斌又把马和挂了一天。

二零一九年十月份，马和被迫害得了疝气病，到二零二零年四、五月，越来越严重，每天还是强迫马和干活。到六月二十几号，马和连路都不能走了，才让去监狱卫生所看。所长（狱医）说监狱有规定，疫情期间没有生命危险不能住外院。二十六号马和才没有出工，和值夜班的六个犯人一块休息。

到十一月份，说是司法部要来检查，监道里不能留人，叫马和又去车间，开始用车子拉着马和。没过几天，教导员张晓峰不让拉了，叫马和自己走。马和走不多远，疝气块就下来了，一下来就不能走了，只能躺在地上，等疝气块上去了才能再走。大冬天的马和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一躺半个多小时。

十二月，张晓峰要马和写从二零一八年到二零二零年的思想汇报，一季一份。马和不写，他把马和打倒在地，叫来几个犯人拉着马和的脚，拉到厕所门上挂了一天。

马和到卫生所一共去了五次。前三次都说疫情期间，没有生命危险不能住外院。后来疫情不太紧张了，医生要开住院手续，大队的卫生员犯人刘小虎给医生说马和是高血压，医生又不给开手续了。最后一次医生又说要开手续住外院，犯人刘小虎又说马和刑期还剩四个多

月了，医生又不给开了，说出狱外面看去吧。

犯人刘小虎是牢头狱霸，大队长、教导员都听他的。他把中队长都不放在眼里，因为他有靠山。马和进到监狱四年间，马和所在大队病死了两个人，都有刘小虎的责任。病死两人中一个是老外，开始刘小虎说老外装病，两个月后人病得严重了，住到外院一个月就死了，说是肝癌；还有一个犯人和马和同号室，叫张吉峰，酒泉人，发热四十多天，住到外院也死了。九月，马和和一个犯人还陪过两天，到元月份人死了。九月份去住外院的时候，穿的是秋衣秋裤。两个陪员把他的保暖衣服找出来装好，让干部给他送去。元月份人死了，大冬天的，保暖衣服还没送去，这就是兰州监狱对犯人的管理。

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号，马和出监狱回到家。景泰县北墩子乡到现在还不给马和恢复养老金。乡镇管养老金的工作人员说，马和是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被抓的，七月就不能发了，马和的养老金一直发到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份，从二零一七年七月份到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份，要马和把这期间发的二千九百二十九元退回去了，才给马和恢复现在的养老金。◇



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

你知道吗？

公安部事先有通知

政法委科长自暴“自焚”真相

【明慧网】2001年9月中旬，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、政法委把数名法轮功学员抓进洗脑班，强迫他们放弃信仰。在洗脑班上，一位法轮功学员对政法委科长赵玉龙讲真相，告诉他“天安门自焚”事件是假的，是栽赃陷害法轮功。赵玉龙避而不答。

9月22日上午，法轮功学员又对赵玉龙讲述“天安门自焚”



真相。赵玉龙接过话说：“‘自焚’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。这件事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，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，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

▲CCTV“自焚”镜头：王进东浑身“烧”黑，两腿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不燃烧，翠绿如新，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；警察在旁边拎着灭火毯摇来晃去，没有丝毫急迫，等王进东喊完口号，才把毯子盖到王的身上。到底是自焚还是拍戏？

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。”法轮功学员说：“看，他们怎么就知道要发生这件事？这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吗？”赵玉龙知道自己说走了嘴。◇